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七七冊

補編第七十七冊目次

-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三卷 〔宋〕胡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 一
-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一卷 〔明〕薛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刻蓄德十書本 一三六
- 石函平砂玉尺經六卷後集四卷 〔元〕劉秉忠撰
天一閣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一四六
- 六壬雲開觀月經一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二二九
-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二四五
- 擣堅錄二十四卷 〔明〕朱廷旦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二四九
- 標題補注蒙求三卷 〔唐〕李瀚撰
〔宋〕徐子光注
〔明〕顧起綸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刻本 六一三
- 翠屏筆談一卷 〔明〕王應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 六六七

觀化集一卷

〔明〕朱約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崇正辯序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

三卷

〔宋〕胡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正辯三卷》

提要

昔者聖人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畫
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
夷其爲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
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
生未至入吾域中爲斯人心術之害也
至戰國時邪說始盛然所爲說者其人
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
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
焉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豈真無
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
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
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
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真

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
人邪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
其身之所從來而闕其氣之所由續噫
穹然墮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
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爲天地
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
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
能以相及也柰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
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裔夷入我華
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
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
中國聖人之教上貶天帝中誤世主下
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
莫不恬而安之以爲當然利而慕之覬

崇正辨序

二

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日廣
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
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其爲中國
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
孟子所闡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
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
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
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
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
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
明仲先生崇正辨一書凡爲卷三爲條
二百九十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
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
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

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爲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沈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予蚤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

崇正辨序

四

文讀之欣快者累日恨未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僉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陽府乃以授之可久欣然正其訛誤用刻諸梓嗟乎夷狄之爲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爲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

不可堪矣矧譚胡言以講張行鬼教以効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羣然自恣以糜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爲所汨亂焉是蓋夷狄邪說合而爲一纏絲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爲私爲邪爲非爲妄是亦攘夷狄闡邪說以正人心而爲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崇正辨序

五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二月辛未翰林院侍講學士瓊山丘濬序

三辨序

二辨者宋儒胡明仲先生取沙門仁贊之所
論述而爲之辯者也莫辨乎邪正何辯乎舊不
難薰亂苗者莠黑不消白奪朱者紫爲其近似
也邪不害正邪而近理者害之句害也辯之不
可以已也周道衰刑名功利之徒馳騖乎天下
而孟子闢之獨先楊墨者爲其疑於仁義也然
其說猶畔援易指切至佛氏明心性老氏談道
德則其說愈高其事愈誕顧賢者樂其高而不
暇爲辨愚者惑於其誕而不能辨迺其說卒蔓

崇正辯序

延膠固與吾儒之道鼎立于千百年而不窮非
其邪而近理哉故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
之害甚於楊墨闢佛老莫力於韓退之而原道
諸篇深明乎理而濶于事所謂明先生之道以
道之也先生專闢佛而辯却辯戒辯幻辯空辯
棄舍辯呪度辯前後生則按事以質理通其所
莫悟而動之以其所不忍奪其所必趨而引之
以其所易從使可緣以入如食鳥附者必先有
以滌其腎腸而驅其蘊毒之所在而後可易之
安和之劑而厭之寂栗也是書害詳而措紳

間希有之予督學而閩也家兄諭德從南海倫
司成得一帙轉以授予曰弟反經事也已而閩
人苦崇信佛事而熾於邵建之間先生建人也
爲是書將以教天下後世而其鄉人且不及聞
知予竊悲先生之志亟授閩生黃以賢者校而
升之以廣其傳曰佛老張高誕迺其情甚淺陋
可窺笑佛氏怖死老氏貪生貪生竟死怖死輒
反先棄其生此可謂能因人哉予有反經之責
而莫之能興辯而闢之以竊附先生之後則可
謂云爾已矣

崇正辯序

嘉靖丁酉十月朔福建提學僉事貴溪江以達序

亦未此書凡二年十二月始
成。此書寫偽勿攻佛家
心體固而供火料。好保存佛家
末流流弊。少禁身勿係尤可
矣也。

江以達

致堂先生崇正辨序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無耻是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蹠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倫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革除埽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貴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

崇正辨序

一

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惜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闡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於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崇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闢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固智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

而儒之曰報應之來迅如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與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憐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

崇正辨序

三

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跡著美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仁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飽坐泰山而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

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嘗窮志卑氣餒悵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曰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

崇正辨序

四

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與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誣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著書名曰禦侮非毀堯舜詆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邪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

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蔓衍其辨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氏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矣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於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牛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碑而養其生之爲得

崇正辯序

五

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陷壞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辱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邪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是既與有

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牛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餒碑而養其生之爲得

崇正辯序

六

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之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斃屠膚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奸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之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三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

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闡之吾下
士也凡十餘萬辭覽者矜其志而左右之說則

忠孝之大端建矣

致堂先生姓胡氏諱寅字明仲建州崇安人
文定公長子

重刻崇正辨紀言

崇正辨者濬

二世祖致堂公闢佛書也昔先贈君藜邱公嘗
語濬曰士子讀書當崇正學致堂公有崇
正辨若干卷宗孔孟而黜釋氏大有關乎
名教予於殘筐敗簏中得覽一卷而未竟
其全厥後肆力構求知原板毀於兵燹爾
曹當於藏書家廣爲搜覓毋令先澤湮沒
濬謹受命歲壬午過南州朱桐岡太史得
全編如獲重寶爰付剞劂以綿祖澤惜先
贈君未之見也悲夫

崇正辨紀言

一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歲穀雨前一日

南豐胡濬謹述

崇正辨序

七

崇正辨紀言

一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辨卷一上

南豐裔孫

濬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闡仲海
濱鶴汀
重訂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劫者時也梵語名劫波華言曰時分也成
住壞空凡四大劫

崇正辨卷一上

陰陽之氣分爲天地凝爲日月轉爲四時散爲萬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氣之運未有能外之而獨立者也聚則成散則壞盈虛相盪一息不留未嘗止也安得言住不成則壞不壞則成皆可耳聞目見而心知也安得言空是故中國傳聖人之道者正之曰有成壞無住空佛以世界終歸於空故其道以空爲至然實不能空也佛強空之耳

饑饉疾疫刀兵三劫謂南閻浮提有情壽命短促有此三災次第興起有能一日一

夜持不殺戒不逢刀兵若以一訶梨勒奉施僧衆不逢疾疫若以一團食施諸有情不遭饑饉

歲有豐凶人有疾病國有兵革自有天地以來所不能免蓋氣化之運人事之致也豈謂有情而後遇之邪今水土無情矣爲人所陶冶而成器草木無情矣爲人所焚伐而致用金石無情矣爲人所鎔琢而備物安可言水土草木金石有情而命促邪天竺國惟佛不父其父不母其母其餘人固自有情愛生長其土固自有水旱

崇正辨卷一上

二

豐於其德固自有孚惠我無疆何不盡化之使能免邪今齋斷肉者天下多矣而死於兵亂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刀兵不逢饑饉財者天下多矣而死於疾疫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饑饉驗之其事則信誕判矣

沙門仁贊曰夫劫者雖與天地根柢古今雖巧曆不能盡其數而劫盡之矣成住壞空各二十劫終則有始若五運之相生質文之循環耳上繫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由

此而觀儒得其半而有所遺矣

梵言劫華言時日月星辰運行無止而名之曰時此中國之常言何待佛然後明之今夫瞬息之速頃刻之暫歲月之積今古之異成壞相因治亂相續載籍以來皆可攷矣何時爲住時邪何時爲空時邪誣篾按據而造說茫昧幻觀天地而實證八荒多見其妄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孔子之言也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此仁贊之言也仁贊以其言自比於孔子不知量之甚矣又以太極而下爲半是太極而上猶有半焉則又安得引兩儀之間五運文質之循環以證四劫之全乎言之淺陋如此是未嘗識太易之門戶而敢爲無根之說以詆毀聖道此所謂順非而澤以疑衆攷於先王之法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言孝者稱爲首彼佛以母之譖已并怨其父忿然離其親雖召而不還是以忿懃爲子至不道也而曰得道成佛宜其教人以絕滅天性爲道而世之薄恩敗德者靡然從之中國者人倫之所在也若以此爲教使人皆不父其父不君其君謀用是興而兵由此起大亂之道也不慈不悲孰甚焉

釋迦氏名牟尼譯爲寂默未成佛時爲大菩薩生兜率天住六十億諸天共議言今菩薩將降當生何國菩薩曰觀釋種職盛

崇正辨卷一上

三

崇正辨卷一上

四

父性仁賢母懷貞順應往降神化爲白象降母右脇影現於外如在琉璃

未成佛時於兜率天住六十億既成佛後於天竺國住四十九年是爲佛之功力反不如菩薩時何也凡僧之教人祈向者皆令發願生兜率內官而不令生天竺國是天竺國不如兜率內官明矣天竺國不如內官則是佛所住不如菩薩所住又何也父性仁賢乃聽母譖乎母懷貞順乃譖其子乎初爲菩薩既已超於六道復化爲象又何墮於畜生象胎生象人胎生人不可

易也象出人胎則無是理也其曰有父有母即是男女構精之所成而非象胎矣如其不然則可以無所托籍忽爾自生又何必擇父母而依之哉至於降母右脇影現於外皆理之必不然者無非妄也

四月八日於無憂樹下從右脇出年十歲射金銀銅鐵七鼓發矢洞徹年十七出四門遊觀生老病死思求出家王執其手流淚言宜息此懷國未有嗣太子夜從北門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菩提誓不

苦爾

還此王俾求之太子豈不知恩但爲四患

古之帝王固有稟異顯祥者蓋肇生元聖開物成務以極天下後世故靈氣交感異於衆人然異女之形生出之道則不可易也脇下無可生之路裂脇而出豈非母之大苦歟前代史氏記軀物之妖有陰生於頭足生於背者反對道里之甚人所惡見而諱言也如脇下可以生育則妖氣之極故生此人以其非道而中惡之者耳李廣夜見草中石誠以爲虎也射之

崇正辨卷一上

五

明日復射則不復能入今十歲之兒以竹箭之矢而射五金七鼓應弦洞徹此理之必不能者也凡學道之人其初不可差佛見生老病死而求出家其發心本於愛生怖死知生不可留而死不可免無以處之故浩然棄父而去曰本來無有皆空也所以派遣良心耳此心自古至今人人具足其可派遣乎據此即太子辭父出家又與受誡見攢之事不同未知何者爲實要是毀絕天性非天下之太倫不足貴也

夫五戒者不殺仁不淫義不盜智不妄信

崇正辨卷一上

六

不飲酒禮亦先王五常之教蓋眼目之異號頭首之別名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爾夫

五常之教禁其見非五戒之謨防其來過

也

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此聖人戒殺之訓也由是推之博施濟眾使民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鳥獸魚鱉咸順其性本於此心而行之有法度焉久而無弊非如佛氏不殺之化無別無義也舉此一端則仁義禮智信皆然豈五戒淺

淺之可比方哉其途自異其歸不同其慮自百
其致不一不當引聖人之道以文其說也既曰
同歸一致又曰五常止能禁其見非五戒乃能
防其來過不知見非之與來過何以別之禁其
見非而不復犯則無來過矣若有來過是乃見
非未除矣徒欲誇大佛法而不虞其言之失也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

九流非聖人之言聖人既沒道術分裂各得其
一以自名家故太史氏有九流之自然其言推
原本末知風之自各有所據不苟然也今釋子
崇正辨卷十上

七

既未嘗深攷聖人之經乃效史家區別流派猶
瞽者發矢窮年無中矣自堯舜至孔子或在上
或在下然見於行事著於經籍所以扶立人道
不渝於禽獸夷狄者乃大儒之極功班固言出
於司徒之官則非至論矣

絕去禮樂棄仁義獨任清虛以爲治此道

家之弊也

仁之實事父母也義之實從兄長也禮之實爲
仁義之節文也樂之實由仁義而和樂也不知
釋氏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與此同乎異乎同則
仁實事父母也義之實從兄長也禮之實爲

不當棄父母絕倫類異則不當言仁義談禮樂
今其言非咲老子而不知自陷於邪僻猶咲人
無足而自不知其冗也禮樂固不可絕釋老皆
絕之仁義固不可棄釋老皆棄之其得罪於聖
人均爾

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至於殘賊至親

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嚴酷漢
世稍寬而無復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
化以佛圖澄之多術不能止石虎之好殺然多

崇正辨卷一上

八

殺而已猶未有巧殺也及梁武爲懾叢集佛書
地獄苦虐之狀至唐世人君奉佛者衆而酷吏
始以巧殺苛毒慘虐真如地獄變相又有甚焉
所不忍聞者嗚呼悲夫彼佛之說本以恐動愚
人使之向已不虞其流禍至此之極也然則法
家之弊小地獄之說爲害無窮嗚呼悲夫其言
法家殘賊至親傷恩薄厚以吾觀之佛之教則
然矣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此墨家之弊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於此乎
棄父母出家而不願見蝶蟬蚊蚋則哀矜之謂
之別親疎可乎不別親疎故不諱賢否今有聖
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
小人亡國敗家而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
度其衆則釋子必以爲宿植善根親受佛記者
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欲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此農家之弊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釋氏自以方外不執臣
禮非悖上下乎繼世承考父子之分也釋氏自
崇正辯卷一上

九

以方外不服子道非悖上下乎上下莫大於父
子君臣而皆悖之尚何農家之咲乎彼農家則
不然勤藝黍稷孝養父母出其財以供賦出其
力以供役國有勞苦之事農不得免焉於上下
之序未嘗悖也釋氏不耕而食乃又咲之失其
本心甚矣

沙門仁贊曰儒有九流釋存九錄淺深之
道不侔內外之文斯異然殊途同歸百慮

一致者也

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勞恐其

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
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九錄與九流同乎則
何有淺深內外之辨如其異乎又何有同歸一
致之理此奸僧滑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
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休
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佛所生國迦毗羅城謂四重鐵圍之內三
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蓋佛之威
神不生邊地故中天竺國如來成道焉
今釋者言佛土曰西天西方言西則非四方之

崇正辯卷一上

十

中也何不曰中天中方以顯其非邊地所生乎
據釋氏之說以東方震旦爲人主之國佛旣神
聖擇美處而後生何不生於人主之國而生於
篤學異術重貨輕禮之地哉昔辯者惠施曰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之北天
下之極北也越之南天下之極南也以是爲中
央則無所往而非中央矣與釋氏以天竺爲天
地中談詭荒誕蓋一說也

何承天問沙門忠嚴曰佛國用何曆術而
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